

# 对 决

关品方  
二零零六年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

## 目 录

目录	.....	2
楔子	问君缘何起杀意	..... 5
第一章	忘年之恋	
第一回	天涯独自寻芳草	..... 8
第二回	游遍芳丛醉东风	..... 11
第三回	红颜命薄古今同	..... 13
第四回	护持惟恐伤娇小	..... 16
第二章	天伦之绊	
第五回	命蹇时乖奈若何	..... 19
第六回	贫贱夫妻百事哀	..... 21
第七回	婉转娥眉能几时	..... 24
第八回	纵我留君聚亦苦	..... 26
第三章	成长之路	
第九回	傲骨嶙峋岂无因	..... 29
第十回	无悔峥嵘岁月稠	..... 33
第十一回	岂道今朝结父仇	..... 36
第十二回	千山独行毋相送	..... 39
第四章	异国情缘	

第十三回	勇闯前路走东瀛	.....	42
第十四回	姑娘十八一朵花	.....	46
第十五回	我未成名卿未嫁	.....	49
第十六回	狭路相逢勇者胜	.....	52
<b>第五章</b>	<b>一代枭雄</b>		
第十七回	此讎不报枉为人	.....	55
第十八回	谬识愚忠误骄儿	.....	58
第十九回	败战归航何堪问	.....	62
第二十回	卷土重来卫国魂	.....	65
<b>第六章</b>	<b>国色天香</b>		
第二十一回	如胶似漆意绸缪	.....	69
第二十二回	援助交际情何堪	.....	74
第二十三回	情浓如酒永不休	.....	77
第二十四回	情海翻波三人行	.....	80
第二十五回	哀莫大于心已死	.....	84
<b>第七章</b>	<b>恸哭家变</b>		
第二十六回	花残月缺有前因	.....	88
第二十七回	钗分镜破有裂痕	.....	91
第二十八回	剑气纵横志待酬	.....	94

第二十九回	父子亲情何太淡	.....	97
第三十回	他生缘会更难期	.....	100
<b>第八章</b>	<b>手足情谊</b>		
第三十一回	惆怅旧欢如春梦	.....	104
第三十二回	东瀛诡惑话扶桑	.....	107
第三十三回	一番心事向东流	.....	110
第三十四回	执子之手相偕老	.....	114
第三十五回	难酬蹈海亦英雄	.....	117
第三十六回	沧海桑田可问谁	.....	121
<b>第九章</b>	<b>旧事拾遗</b>		
第三十七回	一失足成千古恨	.....	125
第三十八回	此恨绵绵无尽期	.....	129
第三十九回	对决无我亦无中	.....	133
后记		.....	137

## 第二章 天伦之绊

### 第五回 命蹇时乖奈若何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消翠减，冉冉物华休。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

一九六一年

程庆鹏汗流浹背，弯着身子做排铅字版的工作 --- 在昏黄的灯光下胼手胝足。阁楼的门楣极低，身后一把小电扇哗哗地开着。他赤着上身，不时推回由于汗湿不断滑下鼻梁的老花眼镜。在这折磨人的印刷厂工作，庆鹏不觉已死活熬过了三年。工作的地方那末狭小，无论春夏秋冬，从白天到晚上一般的大汗淋漓。虽然才四十出头的年纪，庆鹏覆着霜雪的脸庞早已显得苍老，眼神永远是一片无助迷惘无表情。楼下印刷机转动的声音震耳欲聋，卡察卡察，永远是那样嘈杂而单调，偶尔发出轰隆隆一声巨响，提醒人们要更换或推走一些什么东西。在这昏暗的蜗居，庆鹏看不到前路，无论理想、渴望或憧憬。他总感到万念俱灰，就像是战时逃避日军的战机空袭时死里逃生，当时已死过一次；如今历尽共产党三反五反的鞭挞煎熬之后，辗转逃难到香港，在湾仔船街这一颓败的角落，现在又快又要再死一次。在夜阑人静之际，那印刷机的声音，屡在庆鹏的耳际构成威胁，恍惚会渐次变成空袭的警报。

那年十二月初，空袭渐来渐密，且第一次攒了烧夷弹。当时，庆鹏和堂房几兄弟长幼老小十多人在一起，从上海青浦区避难到昆山市。他们原籍浙西乘县，年轻时随同长辈到上海谋事。早已满目疮痍的废墟，更加灰尘蒙蒙，衣裳才换洗就又齷齪。一家人的面目都干黄枯瘦毫无神采，活着就像是唯一的当下的目的，就像杨四郎探母时唱的「黄沙盖脸，尸骨不全」。庆鹏记得，当年他才二十二、三岁，年轻时一番抱负，因战火离乱壮志未酬。战时的人们，大家都一身烟火气，暴躁难禁，见面无别话，只讲眼前的炸弹和伤痛，生离死别无日无之；又像梦中呓语，越是要说，越是咬字不清；且越是要说，越是忌讳的事偏要发生。人们都变得贪欲、怨怼和短视，诸事不顺，非常地想念饮食男女之事。镇日价像躲在防空洞里，周遭一片漆黑，泪向肚中流，有苦自己知。时间像突然凝固了，大家像困兽一样，共着命运呼吸着彼此混浊的空气。休想明天将会如何，连眼下可否活着走出去也未可知。

庆鹏猛一摔头，挣扎着要摆脱这恐怖的回忆。眼前这几盘铅字早晚要排妥才可下班。每天凌晨三、四点他才从湾仔徒步沿金钟兵房经雪厂街爬石板街返回中环荷李活道一幢旧唐楼上租住的板间一厅一房。房间内上下碌架床就住上他一家六口。一个星期下来天天披星戴月，只盼望到星期天能够和妈妈、妻子及儿女在

一起说上几句话。

这天是假日。早上庆鹏拖着志轩的手在湾仔高士打道海旁沿着长长的堤岸走。远处有一只货轮正缓缓驶过。庆鹏看着海上滔滔蓝浪，碧海晴天，空气清新怡人，然而生活的重压，比战时空袭的折磨来得更不留情面。解放后庆鹏被共产党迫供报田产时挨木棍，夹头夹脑地很厉害的一顿毒打，把他心里卑微的企盼都无情地打掉。庆鹏受不了半生坎坷，下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那管明天将会如何，拼死也要走出去。

庆鹏关爱地望着儿子，问道：「志轩，学校的功课怎样？还应付得来吗？」志轩当时已十二、三岁，刚进一所官立中学，英文数学各科都应付得十分吃力，但他知道怎样懂事地安慰父亲，说道：「还可以。」停顿一会之后续道：「但与同学们相处得不太好。总觉得他们中间有些人看不起我。」庆鹏默然。良久，他决定要对自己钟爱的大儿子透露点心事。他遥望海港的远处，看着那逐渐驶远的货轮，缓缓地说道：「如果有一天爸爸要到很远的地方，很久不能回来，会不会怪爸爸？」志轩掩不住一脸的惊讶，默然良久。庆鹏转头不忍心细看志轩惶恐的表情。须臾，只听得志轩还显得稚嫩的声音，恍惚从老远的什么地方传过来，经过长长的时光隧道，在自己患有重听的耳际发出回响：「为什么？爸爸，我会的。会怪你。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不是很好吗？爸爸，为什么？为什么你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 要很久不能回来？」志轩那颤抖的话音既熟识又陌生。庆鹏心里淌着血，满是茧粒粗糙的手便也颤抖起来。父子俩拖着的手松脱开来。有一番说话他在心中演练过多少遍，想要向儿子诉说，希望终有一天儿子可转达给他的祖母和母亲。可是到这一刻，庆鹏竟无语凝噎，眼前一片模糊泪盈于睫。庆鹏双手交叠放在胸前，伛偻着低头垂首望向志轩，十分无奈，欲言又止。哀莫大于心死。他是劫后余生。「便归来，生平万事，那堪回首。魑魅搏人终见惯，总输它，覆雨翻云手。」这孩子他不忍心就这样离弃他。良久，庆鹏才嗫嚅道：「爸爸希望多赚点钱回来 ---」欲继续说下去，已哽咽泣不成声。志轩紧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庆鹏只见他泪光泫然，在无声的抽泣中泪流满脸。

这天父子俩说好，爸爸今天的说话志轩不向母亲和祖母转告。爸爸只说着玩儿不当真。志轩你好好念书，到得香港来就好，不信程家生来就如此命蹇时乖。志轩默默地听着父亲的独白，不断点头应诺。午后父子二人一前一后慢慢地往回走。这段路走得漫长，而这个上午也过得特别漫长。庆鹏日后海角天涯，经常回忆起那天父子在海旁的谈话。他或许也猜到，那天的情景就像是死别生离，在志轩的脑海中同样地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 第六回 贫贱夫妻百事哀

一身憔悴对花钿，零落残魂倍黯然。人面不知何处去，悠悠生死别经年。一封书寄数行啼，莫动哀吟易惨凄。古往今来只如此，几多红粉委黄泥。

### 一九六二年

这天是庆鹏的生日。徐仁珍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些较为丰富的菜肴，等候丈夫归家。约好了今天不用加夜班。家境虽然是困苦了点，但比较刚到香港来的日子，如今总算安定下来了。虽然仍感捉襟见肘，但还是有办法的吧。仁珍在家替街坊邻里做些简便的日常衣服，修补改甚么的，价钱相宜手工不差，工作还是够做的。她忘不了战时在空袭的威胁下有次偶遇庆鹏后匆匆撮合的姻缘。战时一切都来得草草。那时兵荒马乱，明天将会如何，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那想到这婚姻大事总还是想清楚了好？不过，仁珍不感后悔，要是从头再来，她或许还是摆脱不了这颠沛流离困顿的命运。她早就认命的了。幸好还有帼娆和志轩志辕两兄弟。不管怎样，把他们拉扯着长大成人早就成了她唯一的寄望。

庆鹏这天提早回家，但心中郁结难解。上个月的工资没有发下来。原本老板上星期早就说好了，今天大家都可拿到上月的欠薪。可是最后还是承诺不兑现，说是出版商先前发出的远期支票又跳票了钱到不了手。他一脸的懊恼，真不知回家时怎样向仁珍解释 --- 他们欠房东的房租已经三个月了。他们围坐在狭小的房间吃晚饭时，因着庆鹏僵寒的脸色，一家六口沉闷地瑟缩在低气压里。志轩下课后听母亲的吩咐，跑了一趟街市，买了四两牛肉碎。这已是多少天没有吃过牛肉了。七毛钱四两这个价钱，在志轩的脑海里印象十分深刻。有次卖肉的伙计在一大群围拢了来的顾客面前，半嘲讽半同情地大声对他说：「叫你爸爸不要那么吝啬呀，下次给你切一整块的嘛，花不了多少钱。」几个男男女女附近的街坊邻里，听着都嗤嗤地讪笑起来。志轩面红过耳，幸好都不大认识，也没听清楚他们胡诌些甚么。他眼里差点没有冒出火来。近日他在校内也不愉快。

他们闷声吃着饭，志辕还小，但也觉察这气氛的诡异，夹着菜时不免有点犹豫不决。庆鹏看在眼里，伸筷子打在志辕的碗边上，沉声喝道：「要嘛大方点夹菜吃饭，为甚么这样乞乞缩缩多么小气！」他是悲哀自己无力改善家庭的经济，也气愤摆脱不了这猥琐的处境。但他却无法找到较好的方式与妻子和儿女沟通。这种惆怅失落咬噬着他的心。他有一家之主的尊严，总不成在妻儿面前示弱，何况还有白发高堂。这边厢，志辕却已哭出来了。他受不了这种奚落，特别是来自父亲。志轩看着弟弟豆大的泪珠簌簌地落下来，无言地扒着饭粒。志轩只想早点结束这顿饭离开这张饭桌。仁珍心里感到难过。最近她留意到庆鹏有一种坏习惯，就是每当苦恼或不如意时，挤弄着眼睛整个脸庞在一瞬间变了形，然后鼻子向上抽搐像要把要流下来的鼻涕甚么的吸回去。这原本亦没有甚么，但多看了总觉得不舒服不痛快。这种折磨人的没完没了的贫贱生活，把他也压得够辛苦的。年青

时他可不是这样，她想。她夹起大块鱼肉静静地送进志轅的碗里。

志轩有一次闹着要参加校内的足球队，为此要十多块钱来买球衣球鞋。仁珍盘算着或许过三个星期后一小笔车衣的工钱会拿到手。不论怎样总要满足儿子的要求。可是她实在不敢贸然答应他。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志轩咕哝着明天要把钱交付校内负责球队的唐老师。仁珍没好气地责骂了他几句：「我会想办法，但明天就肯定没有！你为甚么不好好念书，干嘛参加甚么球队？」这当然是口是心非，说这话真是非她所愿，但到这节骨眼上她难道还要向儿子解释？志轩「呼」的一声把房门关上，忙乱间与弟弟碰在一起。狭小的空间容易引起人际冲突。两兄弟就这样无理取闹地拳来脚往撕打起来，吵成一片。庆鹏刚回家没多久还刚睡下。天气热，他睡倒在客厅的一条长椅上。他刚又熬过一个通宵的夜班。仁珍跑过来拍打着房门要进去制止他们兄弟间的吵闹：「爸爸还刚睡下，还不给我安静下来！别吵醒他，要不然看他会不会揭了你们的皮！」然而庆鹏早就被吵醒了，只是忍耐着不吭声，但最终还是压抑不住心头的无名怒火，爬起身来吆喝着，并且不由分说向站在房门边的仁珍身上蹴了一腿。仁珍冷不防被庆鹏踢中，惨叫一声跌倒在地，凄厉地哭起来。这么多年来她不曾挨过庆鹏的拳脚。这时的庆鹏早已折返长椅上把一条被单拉过来蒙头大睡。他实在困得厉害。这下用上了无情之力，他也想着自己是否太莽撞了？但他实在被睡魔纠缠得头昏脑胀，正要沉沉地昏睡的时候。房间里志轩兄弟俩听到门外父母好象起了冲突打起来，登时停止撕打，开门一看，见到母亲跌坐地上，悲伤地嚎哭着叫道：「你打我！你打我！这么多年来，我好歹替你做牛做马照顾这个家！你这死鬼没得好死！我家爸妈待我如珠如宝，不要说动手打我，甚么时候对我说过半句粗声粗气的说话？我不要活了！我不想活了！为甚么你不走呀？为甚么你不死呀？志轩志轅你们看，你们的爸爸他打我啊！」她实在伤心欲绝。她抽噎着，举头看到志轩兄弟俩手足无措地呆站一旁，这难过的心情很久都不能平伏下来。

志轩的心是向着母亲的。他马上镇静下来，拉过一张折椅，扶起母亲在椅子上坐稳，帮忙着视察伤势。仁珍把裤管拉高细看，心内奇怪为甚么剧痛这么厉害。原来大腿外侧膝盖对上的一大块早已瘀黑一片。是被庆鹏用膝盖狠命地踢伤了。她凄凉地啜泣着久久不能停止，志轩两兄弟手忙脚乱地帮忙着擦跌打油，还有替母亲揩拭额角的冷汗。这一下伤的实在不轻。而经此一役之后，志轩和父亲关系疏离，话也少了，同桌吃饭的机会也少了。这固然与庆鹏在印刷厂的作息时间有关，但尽管偶尔没有夜班，他也会托辞而不早早归家。仁珍是哀莫大于心死，此后变得沉默寡言。志轩最终没有参加学校的足球队。他只是不再提起向母亲要钱。仁珍却是记得的。可是几个星期下来，手头的现金还是要先花在租金和日常零用和生活的必要支出上面，因而不敢向志轩提起他是否还需要球衣球鞋？

那天早上父母之间动粗的场面，虽或许事不关己，志轩还是替父亲感到汗颜无地自容。母亲好象幼承庭训，年轻时念书也不少。他小时候，经常听到母亲念诵古文，在浆洗衣裳和缝制新衣时，心情好的时候更会哼上几句甚么「醉打金枝」或「春梅旧家庭馆」之类的社戏。她会得念国父遗嘱，还有一篇「春夜宴桃李园序」，是李白所作，教志轩背诵，多少年后他还清楚记得。志轩其后负笈日本，飘洋过海离家在外，闲静时母亲那憔悴但慈祥的面容会浮现在眼前，而那带乡音的念段，又会亲切地在耳际响起：「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



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况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群季俊秀，皆为惠连。吾人咏歌，独惭康乐。幽赏未已，高谈转清。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怀？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

志轩后来在校内图书馆读到「古文观止」，但当时年少气盛，不暇深究这篇文章的浩渺深意。如今四十年后，在这山崖下因车祸困处车内等待援手时，生死悬于一发，少年时的回忆纷至沓来，追念母亲，真是情何以堪？她那段古文，曾陪伴他多少个晚上徐入梦乡，曾带给他多少现世安稳的祈愿！自己如今悲怀难遣。说得严苛一点，他现在已是妻离子散，有点末路穷途、自绝于世。母亲如果泉下有知，会怎样想？

志轩想着，不禁眼睛模糊起来，不胜唏嘘之余，油然生出一种身世之感，眼泪夺眶而出。这种游子思故乡、念亲恩的情怀一发不可收拾。

他想起母亲花样年华而遭逢战乱，胼手胝足协力持家，鲜有称心幸福的日子；而这么多年来，他却未尽人子的孝道，在日本东奔西跑，就是不懂得感念亲恩，不懂得关怀她、反哺她。在志轩的记忆中，有仁珍夜对孤灯为人裁衣帮补家计的身影，有她那次被父亲踢伤后悲恸欲绝凄厉号哭的惨状，更有她为了家境苦苦撑持、与父亲争执而低徊抽泣的面容，就是没有她愉快地展颜微笑的一幕留在心坎中。他又恨庆鹏无力持家诸事不如意，童年的时候落落寡欢无父子亲情，想不到如今自己与儿子广浩也不亲。父亲有信来，已经是他不辞而别远走美国多少年以后了。这信仁珍收藏了好几年才出示志轩。信中庆鹏要求仁珍原谅他。他说自己生不逢时累及妻小，只能怪天地不仁，还说将志轩志辕兄弟俩归还天地，此生惟望他朝何日可再重逢。他寄钱回家也是相隔很久才这么一次半次，而且鸡零狗碎的可见在纽约唐人街做餐馆也做不出甚么名堂来。志轩觉得父亲是托词卸责，咬着牙把来信看完，递还给母亲。那应该是自己差不多要离港到日本来的时候。当时的他，一心想着远走高飞离乡别井要在外国扬名立万，对母亲渐少关心眷恋，可是那一刻母亲伸手接回父亲的来信时那委顿不堪憔悴的面容，志轩至今不能忘。母亲呀！

## 第七回 婉转娥眉能几时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

一九六二年

仁珍在灯下车衣到深夜。狭小的房间转身也难。她在衣车和碌架床前横空拉一块碎花布，台灯也用白布罩罩好，避免光线影响在床上睡觉的婆婆和三个子女。自从庆鹏离家做海员后，近月来她睡得很少。多少个晚上思潮起伏不能入睡，干脆半夜忙碌赶着为他人作衣裳，不外是街坊邻里年轻女工们日常的旧式花布衫裤。来香港这些日子虽是清苦，但仁珍已渐渐习惯了，起码强似战乱时的颠沛流离和大跃进时的衣食无继凄惶无告。到香港后安顿下来有企盼。在这儿没有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来横加干涉。香港容得下她们这么一家卑微平凡的人生过客夷然地生活下去。大女儿帼娆已初中三，聪慧懂事，明年恐怕可以到工厂找得工作。志轩暑假后升初中二，志辕将进中学。安贫乐道惟想望将来，仁珍对过去的已不再计较。庆鹏他可以在梦中见得到。

仁珍重复着机械的踏衣车的动作，偶尔用剪刀或干脆用牙咬断线头，疲惫中就让心潮思绪随庆鹏飘洋过海，时而过去时而将来。过去什么激动绝望的情绪都尝透，此后已难在她胸臆再起波澜。那天，她送庆鹏到码头上船，瞒着家里老少几口，夫妻俩要说的话都说尽，就像祝英台和梁山伯十八相送彼此反复叮咛。十多年共患难同衾枕，庆鹏感到羞惭是因为从没有给过仁珍一段现世安稳的日子，跟了他她也不怨命，心内无告但坦然接受现实生活的无力回天。现在他要远走海角天涯，此去经年，是难得有机会回家的了。庆鹏心中不忍，这么一个沉重的生活担子摔给妻子，仅靠船公司每月寄来的微薄的工资，姆妈和仁珍，还有志轩她们三个孩子怎么过？看着丈夫欲哭无泪的茫然无表情，仁珍叫一声：「庆鹏！」，凄然道：「我做新妇到你家十多年，婆婆没有说过我一句重话，庆鹏你没有责备过我不会服侍婆婆，人家也说我们婆媳合得来，这是婆婆的恩典，我是晓得的。你走后有我和帼娆他们孝顺婆婆，你就放心好了。婆婆是福寿的人，你在外惟诸事一切小心，管顾婆婆长命百岁。志轩兄弟如日后娶亲，新娘总也是可以配得上。我是晓得你的，你还是坚起心思做人。」想起她初识庆鹏，是在昆山市郊老家屋后溪边洗涤被战火灰尘弄得终日齷齪怎样洗也洗不完的衣服。一抬头只见岸边对过清冷地站着个瘦弱俊朗的青年，默默地看着她已不知多久。当时仁珍还不足二十岁，虽鹑衣垢面不掩温婉亮丽。战时的一切惶惶然，事情都不容你有思量或感慨。她惟感到惊喜。「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愉快地向他主动打招呼，因而打开话匣子，然后造就一段战乱姻缘。是的，在历史长河千百万年的悠悠岁月，此时此地，不早不晚，彼此偶遇在一起，除了问一句「怎么你也在这里？」之外，这渺渺的人生真不可解释。仁珍知道，这不是庆鹏或自己所可选择的，除了相信这是冥冥中的夙世注定的情绊，勿论是他来报恩或是她来还债。「情比他人苦，

意比他人真。与君渡千山，又越万重水。」战时诸事草草，他只知她心疼他，而她亦知道他可惜她。他们亦只是民间旧式结婚，洞房花烛单是简静而不激动，好象连彼此的人都尚未打听清楚，但结褵后却今生今世有情有义无反顾。庆鹏在船舷边上，双手紧握仁珍双手，哽咽着说道：「仁珍，我一生苦命，败家里的手脚，回去与姆妈说不要太难过。她如今年老了，家里就指望你为我撑持着。姆妈一世做人也是辛苦的，你不可常时对她怨声揉气，就看在志轩兄弟的份上原谅我。我这一生算来欠负你太多，惟愿来生仍作夫妇好好报答你。我这一去恐怕起码一两年没有归期。家里要是还有口饭吃，总要心思平平，凡事看开些。志轩你传话要他读书上达，日后可以出人头地。你待姆妈，要像我在时一样。」仁珍点头应允，早已泣不成声。身前身后送别船员的亲人都像死别生离哭哭啼啼。仁珍心想，好比我是飘零的薄命桃花，今世轮回堕落，随流水孤掷此身，为了几个孩子。不知道是否被周遭的气氛感染，她再也掩不住悲哀，那眼泪就直流下来。此刻坐在衣车前思前想后，仁珍还是止不住悲哀，那眼泪仍直流下来，沾湿了人家新造的衣裳。

「生得相亲，死亦无恨。」仁珍是一个柔艳坚强的女子。虽然这样委屈，但是她心甘情愿为了他。这女心绵绵，就像丝棉蘸着了水，都渗开了化开来，有的是人世的情义和刚烈。那晚上船将开时，两人别离得艰难。终于仁珍回岸上去了，一人在微雨中撑伞看着庆鹏靠在船舷边上遥遥痴望渐渐远去的身影。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暮色里仁珍对着滔滔海浪，伫立涕泣久之。她感到非常孤单和伤心，回家的路上她虚脱得像走在云端，因而把失落的魂魄踩在脚下也不知道。

庆鹏当时已年过四十，原已赶不上行船资格。幸好他托熟人在苏浙旅港同乡会找到一个宁波来的算是苏浙一带的半个老乡，死活哀告得一家船公司答应聘请他做三副，也是考虑到他识字算账做得来。庆鹏终于在海事处取到海员证然后赶上这艘开往美洲的不定期货船。黎明前这船徐徐驶出鲤鱼门东行，从此开始他行船的飘泊。庆鹏日后选择抛妻弃子，在北美波铁摩尔港跳船偷渡非法滞留，天地良心，当时他告别仁珍时确实还没有这样认真地考虑过。

## 第八回 纵我留君聚亦苦

锁离愁，连绵无际，来时陌上初熏。绣帏人念远，暗垂珠露，泣送征轮。长行长在眼，更重重，远水孤云。恁时携素手，乱花飞絮里，缓步香茵。朱颜空自改，向年年，芳意长新。

一九六三年

码头上庆鹏站在船边拚命向岸上的仁珍挥手。这次别后真不知什么时候可再相见。多年前庆鹏为了逃避共产党，也曾只身先行到香港，数年后才辗转安排得妻儿也来港重聚。没想到这趟还是被生活所逼不得不又踏上新的征途。船渐行渐远，岸上仁珍的身影越发缩小，逐渐退隐到岸边昏暗的一排楼宇之下，恍惚仍看到她在那儿缓缓地向他挥手。他突然觉得这一生辜负妻子太多太多，胸口热血上涌，恨自己身无双飞翼可马上返回岸边紧紧地拥抱她、跪在她面前要求她饶恕。「妻呀我是不得已效那平贵别窑，此后天各一方你怎样过？志轩志辕我是没能力亲自提携抚养了，可就这样包袱一摔交付给你，为夫者万语千言诉不尽心内的愧咎。我只能怪天地不仁，此生为什么对我苛待若此？从逃战乱到避共党，就是没有给我一点机会让我可以做好一点，一尽为夫为父为子的责任。好不容易取得的行船证，我如今已一把年纪，这次再不当机立断恐怕此生再无其它机会了也。」庆鹏在船上的头十天半月，脑中翻来覆去萦绕着的悔咎和离情别绪，在每天四周无涯的海浪反复冲洗下，虽久久不能平复，但最后还硬是平复下来了。

太平洋上这样一艘半旧的万吨柴油货轮，真是沧海一粟。船上约四十个海员分布各处，早晚都要等到分批吃饭时才得在舱内碰面。偶尔海面上天气恶劣，船在颠簸中艰难地破浪前进。庆鹏患上严重的晕船浪和脚水肿，又吃喝不惯船上半旧的食物和食水，到得美国西岸时已简直被折磨得不似人形。他是三副兼负责货物的盘点清关，船靠岸时特别忙碌，差不多岗位一刻不能离。海员的生活虽然是极尽艰苦，但起码可以海阔天空，心内感到自由没有压迫感，总较在印刷厂阁楼校对不见天日汗流浹背来得好过。那次与一群都来自苏浙的同乡们，一同到上环一家西医诊所接受义诊，赠医赠药什么的，没想到竟有一大半患上肺病、高血压或高血糖，总之身体就是坏。似乎也是那次，认识几个同乡辗转介绍他到宁波人开的这家船公司来，申请做行船的工作。海员薪水较高，且按月工钱会送到仁珍手里，自己在外拚搏算是值得的。

庆鹏实际上心内另有一番盘算。这秘密他甚至没有告诉仁珍。他有一个远房堂叔在纽约市唐人街的联络地址，数年前堂叔有信来建议他去那边帮忙打理餐馆的生意。百多年来中国人不都这样飘洋过海？如今到得这个地步，就差等待这艘船什么时候到达东岸纽约市附近的港口他就要跳船登岸的。由于有这样一种念头，庆鹏在船上叨念着，极少与人深交，何况各色人种混杂在一起，华人的船员本就不多。半年后不想船终于驶到波铁摩尔港。船上运载的都是些杂货，叫不出什么名堂来。到这一带后，极有可能在大西洋南北来回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

机会靠纽约港口，更不用指望很快便可以驶回远东甚至香港。最近这趟运的有大量木材，按道理说就这样要在这边熬上数年的光景。听大副二副说，就是这样。因此，庆鹏几经反复思量，终于决定就在这里跳船。好不容易货物卸运期间有一两天的空档，那英国籍的船长庄臣刚发下零用钱。安排好值班的时间后，庆鹏就和一群水手同事上岸到处游逛。他们中间有一个识途老马，年前到波埠来过一趟。他们几个中国籍的走在一起，先到当地的唐人餐馆吃上一顿久违了的丰盛的中式菜肴，接着就是找女人「贺埠」。在这里一家不叫妓院的妓院，大家约好了晚上八时再集合返回船上，然后就各自选择对象作鸟兽散，分头做一日夫妻。船员的飘泊生涯，这大半年来庆鹏早就习惯了。脚踏陆地和见到女人，对海员们来说，就像是过年一样的欢乐兴奋。

庆鹏和一个他后来久久不能忘怀的叫翠碧的女人走在一起。她带他到她的住所。没几条街道，转眼间就到了。他多少年后还清楚地记得那前后数十分钟的疯狂。她那双丰满的乳房挤压着庆鹏的脸庞，令他差点透不过气来。完事后她赤裸着坐在床沿竖起一双雪白的大腿仔细地剪着脚指甲，有一搭没一搭地和庆鹏闲话。她来自福州，有很重的乡音，但听着亲切。她人好，毫不吝啬地向庆鹏布施雨露。她知道庆鹏有意在美国留下来，一点惊讶也没有。显然他不是她碰到的第一个有这样打算的华裔海员。她告诉他要坐什么长途的灰狗公共汽车，怎样买票。为了不引起注意，要怎样选择和什么人一道在什么时候怎样上车到纽约市。下车后要找唐人街反而好办。庆鹏在港时早就学到不少英语，这大半年下来更变得流利，应对容易。他一面来回轻抚着翠碧光滑的背部和肩头前臂，一面用心地记着她提示的各种细节，感激的目光中满眼都是她的人 --- 他看着她涂上鲜红的手指甲油，看着她用梳子反复地梳理她长长的头发。说好了这天晚上就在她这儿留宿，明天清早有人带他到长途车站替他安排。当然也说好了连夜渡和荐枕总共要付她多少美金。这差不多是庆鹏几个月的零用钱。他辛辛苦苦攒起来的，还不是为了这么一天？

没想到这样顺利。庆鹏后来渐渐明白到，翠碧她们一年到头大概都会碰到好几个像他这样一心要偷渡到美国来的船员。清晨起来庆鹏对她还有点依恋不舍，低声问道：「那末以后怎样和你联络？难得的是在他乡遇上你。」翠碧睡眼惺忪，翻过身来搂着庆鹏伸手轻抚他的下巴、眉毛和额角，笑道：「没想到你有这么多情。以后要是能再见，总会再遇上的吧。」她随手拉过一张纸，拿起笔来笑着认真地像画图画一样写下她的名字：翠 --- 碧 ---

经过几番周折，饱历不少惊吓，庆鹏终于在纽约市唐人街附近找到落脚处，以每周二十块美金的便宜价钱在布禄伦桥底附近租住一个小房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不论跑到那里，都总会有断续的援手。数星期下来，他感觉像是走遍了人生存亡绝续的艰辛路，孤零无告孑然一身。如果这一段之内他还是找不到远房堂叔，盘川用尽后真有点不堪设想。在深秋的寒风中，饥寒交迫沦落异乡，这凄凉的滋味他算是尝透了。手头的地址早已人去楼空人面全非。拜托当地初相识的乡里找寻，没想到两个星期下来毕竟被他们替他找到了。堂叔早已在唐人街落地生根，多少有点基础什么的，几年前把店铺迁往较佳的地点。他乡遇故知，庆鹏自是喜出望外。这是他近年来唯一感到顺心惬意的事。

堂叔的儿子庆余和他是同辈，安顿他在店里帮忙，一切从头开始。在美国这个当代最繁华的大都市纽约，总容得下一个卑微的落拓小人物，让自己谨小慎微地生存下去。虽然环境实在不见得比较香港的印刷厂好到那里去，但在这北地寒冷的天气下可以精神抖擞地干活，强似在南国的溽暑之中寄人篱下，好象永远都抬不起头来。他慢慢地习惯了这里的作息生活，把年轻时的豪情壮志一一掩埋，更强迫着自己要忘记仁珍、忘记志轩他们几姊弟。庆鹏心想：「这一代的离乱非我程家而已，就让他们回归天地与万物同在，自我创造奋斗。作为丈夫、父亲的我，容或已费尽了心意气力，也只能够这样了。如果这父子情、夫妻情是前生欠下今生偿还，对不起仁珍、还有孩子们，我就只能做到这个地步，请原谅我吧。」

这边厢，仁珍送别庆鹏后收拾心情静候丈夫的音讯。船公司每月都有钱送来，直到大半年后戛然而止。她几番询问才知道庆鹏多月前在美国东岸某港口离船上岸后一去不返，船公司按惯例等候三个月如无联络，当作自动离职论处。海员部的经理还担心地问仁珍道：「会不会他在那儿投靠亲戚什么的？你应该心里有数吧？这种事情一年下来我们总有好几桩。」仁珍好象晴天霹雳、被无情棒喝。或许他有远亲在美国，可总不成一声不吭一走了之。她惟叹自己命薄如花，身似飘萍无寄。不知有多少次，她泪眼模糊枯坐到天明，渡过几许无眠无尽的晚上。

到后来她逐渐变得心如槁木死灰，一个人苦苦撑持这个家，久久不向志轩姊弟们提起父亲容或失踪了、和家里早已断了联络这回事。终于在一、两年后的某天，意外地她接到庆鹏的来信。这犹如在绝望的漆黑中看到一线的阳光。她毕竟是爱他的。他是她一生唯一的男人。可是这男人在信上这样说道：「仁珍吾爱。睽违远别，不胜依依。早前在美东离船登岸依亲，几经周折终觅得堂叔及庆余，现寄身于斯。吾一生坎坷流离失所，吾与汝既成夫妻而一日不得安稳。战时世事倥偬一切仓惶，及至大陆变色更被共产批斗，累及妻小，常自五内愧咎无状。辗转移居香港后，复郁郁不得志，不想上天薄我一至于斯，夫复何言。此生惟感与妻百夜恩情难以图报，惟望来生能再相见，或愿生生世世为夫妇也。此身虚掷已不复有冀望，惟愿珍重千万，并寄语儿女们，为父万不得已将汝等拱手归还天地，祈愿日后学业有成慰母亲劬劳养育之千斤恩重。随信另有钱寄来，鸡零狗碎汗颜无地，惟怨天地不仁。吾此生成败实非关工拙，想男儿济否或只系遭逢。仁珍仁珍，务必珍重千万。愚夫庆鹏顿首再拜。」

仁珍收藏这封来信多年。志轩长大念到中六而且取得日本政府文部省的奖学金，快要到日本升读大学了。一天她把庆鹏的来信拿出来给志轩细读。志轩当年脾性极像他父亲，在仁珍的眼中他们父子俩都是倔强不驯，不信天不信命。她还记得志轩反复看信后紧咬嘴唇默然无语，然后把信递还给她时那不忍的眼神。她知道儿子是向着她的。她也不欲开导儿子，叫他不要责怪父亲。尽管她心里或许也有对庆鹏的怨恨，她却从来不宜诸于口。多年后志轩回想起来，还有点意难平，为母亲感到不值，同时又遗憾自己也没有为母亲做过点什么。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多少年后志轩每想起母亲，都感到非常惆怅。